

引 言

多年以来,我一直想为美国人的爱情写一部见闻录。爱情,在美国,是激烈进行的,讲究实效而无所不用其极的,比其他人生追求更能反映社会品相。可是任何人的见闻所及都不免带有某种局限性,起之微妙的爱情是那么捉摸不定,晦暗莫名的心湖波动是那么难以把握,更何况表现它的神秘了。倘若一个个故事能如实写出所见所闻,充其量是一堆彼此互不相关的散珠,而我则渴望献出珠花。

美国的立国精神“1776 精神”正在走向衰微。美国已经失去淳朴,笼罩在自迷迷人的物欲之雾中。我把对美国爱情的种种观察融入围绕着稀世奇珍“梦幻石珠花”展开的真实的虚构故事,曲曲传出号称人间天堂的美国的真面目。这就必须抛弃蜡像的制作,走“艺术——由幻想回到现实的路”,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。但愿我捧献给读者的是比实录更真实的情欲画卷。

“梦幻石珠花”象征名誉、财富、权力——人类欲望的总和。在一场争取珠花的玫瑰战争里,直接的和间接的参与者为了各自的爱进行着殊死搏斗。本书借助小人物的眼光描写那些不同色彩的爱的缘起缘灭:大丈夫高尚无私的爱,野心家居心叵测的爱,贵妇人超凡脱俗的爱,舞女郎纯洁无瑕的爱,美少年真挚热烈的爱,鲁莽汉至诚格天的爱,还有痴爱、魔爱、狂爱、幻爱、扭曲的爱、畸形的爱……全体通力合演一出悬念迭现、险象环生、吊诡谲怪、华严悲壮的夺宝神秘剧。

贝蒂·汤普森小姐从皮包取出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，说：“钱数你自己填上吧。这是我给你的报酬。”

“什么报酬？”

“你用药枕治好我的失眠症，五年痼疾，霍然而愈，心里说不出多么感谢！”

“病家的感谢是医生的最高奖赏。至于额外报酬，一分钱不能收。”我说。

“别犯傻啦，年轻人。”她用力抖了抖捏在手上的纸头，又道，“这才称得上奖赏呢。你走进比华利山庄柔迪欧大道的商店，有了它，处处遇见笑脸。”

我苦笑了笑。

“莫非你怕填多了退票？”她扬着脸提问的神气活像天真的女孩儿。

我忙不迭摇着手说：“不，我了解你的财力。我不收是因为不该收。”

“难得你如此看重操守。也罢，让我们换个话题。我的好友丽



莎·韩德尔太太，联邦参议员亨利·韩德尔先生的夫人，也患失眠症，并且经常头痛。我想推荐你做她的家庭医生，你不会推辞吧？”

可是药枕治不好韩德尔太太的失眠。我改用中草药沏成药茶放在保温瓶里，让病人朝夕饮服。当晚她就睡了个好觉。但我明白，单是药茶还不能收全功。果然，第五日头痛大作。我施展祖传金针疗法才使她止住头疼，昏昏睡去。

醒来以后她对我说：“头痛固然可怕，空虚比头痛还要可怕。”半晌，她突然转过身，脸朝向我问道：“人为什么要活着？”

“这要看你从哪种观点来研究啦。”我说。

“就普遍适用的观点而言呢？”

“总起来说，人生的意义在于完成使命。各人有各人的使命，如果是个有使命感的人的话。”

“好。这么说，完成使命就意味着追求理想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要是选错了对象呢？”

“那就及时转舵。”我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

她睁大了眼睛久久凝视着我。然后是沉默，无边的沉默。

退回寓所，我越想越觉得可怕：身为联邦参议员夫人，住着方圆数十英亩的法国式别墅，庭园盛开奇花异葩，窗外有雪白大理石铺成的彩色喷泉，身边无数名雕名画，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她也感到空虚。

次日探病时我说：“夫人，你肯听从我的忠告，保证三个月内药到病除。”

“请讲吧，蒲医生。”

“蠲除一切无谓的思虑。”

韩德尔太太一声不出。

我劝道：“夫人，你何苦去思索熟透了的苹果为什么掉在地下！”

韩德尔太太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可惜，我见到的是伊甸园才有的苹果。”

我问过韩府管家，夫人沉痾在身，为何关键时刻总不见韩德尔先生的踪影。她耸了耸肩，一言未答，脸上的表情分明怪我不该提出这么幼稚的问题，答案是明摆着的。我回忆与韩德尔太太会面时的情景，细细推敲之下，我深信两夫妻已经分居了。既然韩德尔太太是一个如此美丽，如此可爱，如此聪明，如此多情的女人，那么促成夫妻分居的事故一定是很特殊的。我希望从韩德尔先生口中探悉真相，这将有助于根除韩德尔太太的病痛。

003

可巧，韩德尔先生打来电话，约我第二天早晨九点在他办公楼的书房里晤谈。我如期而至。他亲自迎出门外，握手寒暄，客气得很。分宾主落了座，听差托着盘送来早餐。

韩尔德先生说：“我不是要早点。请换两杯新榨的葡萄柚汁。”又对我道，“今天不办公，我们有得是时间。”

他先问起夫人最近的病情。

我说：“失眠渐趋缓解，头痛已经控制住了。不过……”

“请讲下去，蒲医生。”

“我担心，夫人思虑不减的话，病魔终将复起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夫人思虑过多，心中的骚动如波涌云翻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！”



“她跟你谈过什么心里话吗？”

“谈过。”

“究竟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夫人说，她感到空虚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我劝夫人澄心净虑，莫作无谓的思索。夫人婉谢道：‘可惜，我见到的是伊甸园才有的苹果。’”

“她真的这样讲吗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亨利·韩德尔先生“啊”了一声奔过来搂住我，和我脸颊贴着脸颊，激动得流下眼泪，右手连连拍着我的左肩膀说：“我太幸福啦！丽莎还是爱我的！我太幸福啦！”

004

我冷冷地说：“既然你这么爱她，韩德尔先生，病重时为何不守在她身边？”

话音未落，韩德尔先生硬生生松开手，像机器被人切断电流，惘然若失。他退回原处，跌坐在圈手椅里，双臂遮抱着脸，过了好半晌才恢复平静，抬起头来。“蒲医生，贝蒂向我推荐你时，盛赞你的品德和医术。刚才的责备出自你口，尤其使我难堪。有件事一直憋在心里，阖府上下，只有我和丽莎知道。而今我要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，一方面你能受到启发，找出医治丽莎病痛的良方；一方面由你做良心法庭的审判官。”说着，他悄悄打开精美的匣子，抽出一支哈瓦那雪茄点燃，慢悠悠地吸了一大截，捺灭，放在烟灰缸上，又喝了半杯沁凉的葡萄柚汁，亲热地望着我，讲开了。

“我出身于豪富之家。父亲约翰·韩德尔以祖父留下的大笔

遗产作资本,凭着超人的智慧和毅力打出一片新天地,成为国际间数一数二的金融巨子,连非洲都有他的银行。想不到,在一次商业旅行途中,心脏猝然停止跳动,未满六十岁便撒手尘寰。当时我正在哈佛读书。父亲遗志,要我一心向学,遗缺由我母亲苏珊·韩德尔递补,她原本就是父亲的副手。根据遗嘱,我是遗产的法定继承人;母亲的监护权执行到我年满二十一岁。但伉俪情深,她的名下拥有父亲生前赠予的大批动产和不动产,特别是首饰;相比之下,温莎公爵夫人的珍宝根本不值一提。

“我的祖父詹姆士·韩德尔一生戎马,父亲经商,双亲却愿意我走上政坛,光大门楣。我也对政治极感兴趣,不惜放弃财富的猎取。其实事业由我母经营远胜于我,严格来讲,从拓展和赢利两方面看,我父重生亦难出其右。

“如果世间有哪个女人既才智出众、精明能干,又秀丽端庄、风度翩翩的话,那一定是苏珊·韩德尔太太了。她的装束,外表朴素到了极点,骨子里考究之至,连滚边针脚的疏密全不放过。

“我初进哈佛时,李奇威将军应邀来校演讲,然后开晚餐会,饭后,跳舞以资余兴。餐舞券售价昂贵,依然一票难求。

“我的座位离将军的餐桌最近。将军致祝酒辞毕,大家争着向他敬酒,前面的人还没轮到,后面的人又拥上来,景象热烈。忽然,翻腾的人海静止不动,视线全部转向大厅入口,那儿出现一男一女,臂挽着臂,迎着众人的目光。我注意到李奇威将军的眼睛骤然亮了一下,射出两道电光锁住那新来的女人,呆呆出神。将军百战归来,发生了什么大事,以致撇下刀叉,像乡下人看戏似的神驰魂与?我定睛一看,来人原来是我的父母。

“苏珊·韩德尔太太穿着宝石蓝的套装,一对钻石耳环闪动粉色的光,面含微笑,仪态万方。约翰·韩德尔先生满头白发,梳



理得十分精到，不时歪着脑袋瞧瞧妻子，一瞥一视之间无限爱怜。我至今不大清楚，到底是什么力量战胜了李奇威将军的魅力，是韩德尔太太天生的丰韵，还是她佩在胸前的稀世奇珍——梦幻石珠花。我们美国人有崇拜英雄的传统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贵妇的珠光宝气不会淹没将军光辉的勋章。

“有个人只顾张望，不小心碰翻酒瓶，嘭地摔碎了。循声望去，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。可怜人涨红了脸，万分委屈，人家也许还以为她故意弄出声出一下风头哩。她抬起眼睛正遇上我的目光，这决定了她的终身。”

“怎么，这姑娘日后嫁给你了？”

“正是。她就是丽莎，娘家姓富勒。”韩德尔先生打座位站起来踱到窗前，望着远方的天空，陷入遐想，之后转回身说：“历史是不可思议的，或者说，是神秘的。我常想，假如哈佛没开演讲会，假如我买不到餐舞券，假如我父母没有赶来与多年不见的老友李奇威将军叙叙旧，假如丽莎没打碎酒瓶，假如不是四目相对，我就不会处于今日的境地。”他快步走回原位匆匆坐下，抓起剩下的小半截烟点上，狠狠吸个不停。

“先生，夫人的病是可以治愈的。”

“初见丽莎，我浑身一震：真正值得全场对之行‘注目礼’的是她，而不是我的母亲。

“或动或静，她总是一幅名画。盈盈的眼波，我相信，任何少年都情愿淹死在里面。此刻它向我招手呢。

“我走向前对她深鞠一躬说：小姐，我能请你跟我跳一支舞吗？”

“她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，撇下一群围在身边的求舞者。我

揽起她的细腰,踏着乐曲,开始陶醉于她的体香和舞姿的甜蜜。渐渐我发觉,活动空间越来越大,舞侣纷纷退出,只剩了两对:一对是我和丽莎,一对是我的父母,仿佛跳舞表演赛进入决赛阶段。

“舞兴正浓,蓦然,空中出现五个颜色各异的大气球,中间一个拖着一条长长的飘带。偏偏乐曲也告终止,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跑来向丽莎献上一大捧玫瑰花,花间系着个气球,球上也拖了根飘带。两根飘带上写着相同的文字:丽莎属于塞姆。”

韩德尔先生歇了一会儿,说:“我当时的表情也像你现在这样,满面惊异之色。丽莎若无其事。她从容不迫地把玫瑰花一朵朵分送给人,然后离开了舞厅。我追出厅外。她头也不回地走向停车场,驱车驰去。”

我忍不住问:“塞姆是谁?”

“塞姆·哈特,丽莎的男友,当时他们快结婚了。”

“幸好还未结连理。”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倒愿意他们已缔良缘!”韩德尔先生感慨系之,“塞姆·哈特和我一个少年时代的好友同名。我打听到他们原是同一个人,因此决定停止探寻丽莎·富勒小姐的芳踪。一个月后,塞姆·哈特忽然找上门来。”

我猛然记起,贝帝·汤普森小姐说过,韩德尔先生精于技击,枪法也好,心想,这回派上用场啦。

韩德尔先生呷了口饮料,继续讲道:“三年不见,塞姆出落得我不认识了:高大魁梧,典型的西部片中浓眉巨口、一脸连鬓胡子的牛仔骑士。重逢后他的第一句话是:亨利,我佩服你的本领,马到功成,我可是追了整整两年。打今天起,丽莎归你,我不争了。说罢调头便走。

“我拦住他,说:我并没跟你争,跳舞会后再没见过丽莎。自



从知道你是——

“塞姆冷森森一声长笑,然后说:好。我问你,是谁阻止花店替我送花给丽莎?是谁威胁花店伙计要杀掉他,如果给丽莎送花的话?”

“我高声说,什么花店不花店,我根本不知道!塞姆,你找错情敌啦!”

塞姆说:我是繁星花店的老主顾。你出现以前,他们天天替我给丽莎送花。后来我换了一家花店。丽莎的女仆隔着门告诉送花的伙计:有人打电话来通知她家小姐,说花里藏着炸弹,所以拒收。另一方面,丽莎却怪我对她冷漠。经解释,她又疑心我到处树敌。

“我说:你的叙述充满疑点。大致的印象是,借刀杀人。想想看,你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什么人?”

“塞姆回答:谁将得到最大的好处,谁是主谋。”

“我问他:你和丽莎的爱情基础稳固吗?你完全符合她的理想?”

“塞姆咆哮道:狐狸露出了尾巴。你果然是杀害我们爱情的元凶,卑鄙的家伙!他摊出一页信笺,上面的字迹是打字机写的:

亲爱的丽莎表妹,

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重新踏上异国的土地,但我对你的思念和祝福会时刻跟随着你。

舅父舅母早早下世,养育你的姑妈——我那慈爱的母亲也离开人间,你孤孤单单活在世上,叫我好不牵肠挂肚。一想到单纯如儿童、圣洁如天使、善良如羔羊,满脑子艺术的你,要陪伴一个只懂得在钱堆里翻滚的伧夫俗子——这

和在宦海弄潮的政客是一丘之貉——走着漫长的人生旅程,我便不寒而栗。

你们的爱情基础稳固吗?他果真完全符合你的理想?
请你三思。

我永远听从你的召唤和驱使。

你的忠诚的表兄
路易·维尼

“我镇静而亲切地问道:塞姆,这份东西你怎么得来的?”

“他气呼呼地说:女仆抱怨小姐食欲不振,无意中透露丽莎收到了一封信。我给了她钱才问出是谁寄来的。我去找丽莎,她爽快地把信交给我了。”

“我又问他:丽莎肯听表兄的话吗?为什么偏偏在她快结婚时冒出这么一封信来?”

“塞姆回答:丽莎在姑母家长大,和路易如亲兄妹一般。至于信在此时出现,你还用我解释吗?”

“就算信是路易写的,跟我有什么关系?”

“我查到路易·维尼动身回法国前夕在旧金山租的房子。房东说,维尼先生付了全月房租,却只住了半个月。给他作租房担保的是个美国人,名叫亨利·韩德尔。”

“可有签字?我追问着。”

“塞姆掷出一张纸条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签字。你可以去查。我的几种签字写得规规矩矩,而不是花里胡哨。”

“变一种字体太简单了。你的狡猾还不止一端。众所周知,你准备从政,所以故意把政客和伧夫俗子扯在一起,表示你置身

009



事外。

“我不能再辨下去。我虽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整套计划的设计师是谁，但却明了这计划的全部目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，塞姆？”

“退出。”

“朋友，你了解，我一向光明磊落。”

“塞姆嘿嘿笑了两下。”

“我像被蜂螫了似的叫道：难道丽莎真从沸点降到冰点？”

“塞姆一言不发，告辞而去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说：“先生，你实在受冤枉了！”

“这样的冤枉谁不愿承受？”他俏皮地吹起了口哨。

“《蓝色多瑙河》，”我说，“多美的曲子呀！”

“夕阳西下，我倚坐在河边的柳树下，丽莎依偎在我怀里，我总吹起《蓝色多瑙河》。每当吹到‘春天来了’，她即兴哼出二三音节，分明代拟‘春天’的应和，从无重复。她还能一人分扮许多不同年龄的角色，此起彼落地宣告：‘春天来了！’最后登场的是个老翁，摇撼着我的肩膀说，‘亨利·韩德尔先生，春天来了，丽莎小姐来了！’我尽情地搂住她，以长吻迎接她的来临。”

“我们一行十八人上丽莎的果园去采摘苹果。果园苍茫如海。绿波上下红灯晃漾。面对大自然如此生动的恩赐，人人变得雄心勃勃，跃跃欲试。”

“丽莎采得最快，所得却最少。”

“汉娜说：她摘了不少苹果，都送进别人的篮子了。”

“弗莱明说：她要挑红透了的苹果。”

“保罗说：红透了的转眼就烂了。”

“海伦说：丽莎要采最大最甜的。稍差一点都在丢弃之列。你们瞧，亨利·韩德尔之入选，就因为他又大又甜。”

“丽莎正色说：如果把苹果比作人生的理想，我追求的可是伊甸园才有的苹果。”

“第二年苹果熟了的时候，我们的爱情也成熟了。我们准备结婚。我把决定禀告母亲，她哭了。”

“妈妈，你永远掌管我们的事业。我毫无收回的意思，何必伤心呢？”

“母亲珠泪涟涟，一味摇头。”

“妈妈，这是我签好的文书，上有证人和律师的签字，你该相信我的诚意了吧？”

“母亲依旧泪流不止。推开文书闲置一旁，以手帕拭泪说：婚期定在哪天？”

011

“我把丽莎当作一首诗，欣赏得如醉如痴；她则有着读不完的书，而我是她的一本枕边书，读着而且爱读，不忙于读完的。”

“她整天待在图书馆和教堂。各处的本堂神甫都邀请她担任召集人组织剧团。逢到宗教的和世俗的节日，教会剧团最好献演新的剧目。她喜欢自兼编剧、导演、舞台设计和配乐。哪笔费用不够或者付不出，有了她就不愁了。慈善捐款也当仁不让，丽莎·韩德尔，名登榜首。”

“丽莎认为，艺术是幻想的人生，所以人生模仿艺术。”

“我争辩道：人生是艺术的源泉，艺术不得不模仿人生。”

“丽莎说：你爱得谨守理智。爱艺术不能这样爱。”

“我说：发狂的爱会使艺术幻化为魔道。”

“丽莎说：艺术从来诉诸幻觉，而幻即是魔。”



“不过，她同意，艺术家是以不完美追求永远追求不到的完美。

“我俩从婚前便进行关于艺术与人生的、无休止的、花样翻新的辩论，未了，一同到剧院或博物馆去丰富各自的观念。

“丽莎全力支持我在政治上谋发展。婚后二十三年来我扶摇直上。今年一月，上个月，我以蝉联两届联邦参议员的资格，获本党内定为下届总统候选人，即将问鼎白宫。看来，除无子女而外，我们的婚姻在各方面，门第、感情、事业、财富，都无懈可击，直到神秘的塞姆·哈特出现。”韩德尔先生停下来，望着虚空出神，过了很久才回到现实世界。

他接着讲下去：“‘天鹅俱乐部’属于私人性质，清一色我党中人。它几乎囊括西部地区的各界精英。入会标准十分严格。人们也许要过许多时候才能悟出当初被拒绝入会的真正原因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法律纰漏。其实申请者的肤色、教育水平、经济状况、对党的忠贞程度等等，全都详加研判，审核之精，古今罕见。我不时到那儿采风，听得到在议事堂上听不到的秘密。

“早春的一个晚上，查理·威廉斯先生邀我商谈竞选的事。他说，纽约竞选总部方面专程来访，相约在‘天鹅俱乐部’会面。

“我准时到场，众人都先我而至，鹄候已久。我的知交好友也全到齐。为了推举我做总统候选人，他们不遗余力。威廉斯向我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贵宾。后者声音好熟，想不起在哪儿听说过。

“你真该努力想想。威廉斯热情地强调着，因为他堪称你的第一知己。如果不是他到处游说，至少二十个州不同意内定你做我党候选人。

“我怎么从来不知道纽约有这么一位‘功臣’？”

“他摘下墨镜,笑吟吟望着我。

“我是塞姆,塞姆·哈特!你当真不认识老朋友了?他的语气带几分善意的嗔怪。

“我伸出双臂用力把他搂在怀里,脸颊贴着脸颊:我真的不认识你啦。那部大胡子不见了?对着他的大脸,我端详不已。香槟!快拿香槟来!庆祝我们的重逢。

“大家连干三大杯香槟酒。

“威廉斯说:我党四届惨败,失去总统宝座的教训是什么?是声势弱。归根结底,竞选经费不足。诸位对此有何高见?

“雷蒙·沃克使劲拍了一下桌面,霍地站起身说:空谈无益。主席,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!

“不等威廉斯接话,爱德华·金斯贝格嚷起来:身教甚于言教。我们这些引路人应当作出表率!

“坐在后排的泰坦·雷诺高举着手说:我有个办法:赌一场。赢钱全部捐作经费。

“约翰·劳逊高声附和:雷诺的用意在于唤起全党对于竞选经费的重视。良好的开端意味成功一半。

“怎么赌法?雷诺说:我们这二十人中推举四位代理人上桌。大家每人出资五万美元,随意交给其中一位。以四小时为限,赌本不够,由代理人承付。赢钱不足百万,由各输家按比例补足。于是公推威廉斯、雷诺、我和塞姆四个赌家。赌梭哈。余下的十六人分别把筹码交给威廉斯、雷诺和我。塞姆那儿无人问津。

“四小时赌下来,塞姆独家输,我赢了一千七百万美元。塞姆握住我的双手祝贺,你的运气真好!总统宝座在望。

“我心下想,今晚反常:三杯淡酒,人人豪情万丈;‘天鹅俱乐部’不设赌具赌台。会规严禁会员以各种形式各种借口赌博和变



相赌博；最巧的是，我独赢塞姆独输，四家赌等于两家赌。

“塞姆转对威廉斯说：主席，区区一千七百万元便能制造压倒性的宣传攻势吗？我们的理想难道要依赖莫须有的竞选筹款？”

“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威廉斯说：党对筹款信心十足。哈特先生不必过虑。

“塞姆从鼻孔哼了一声，质问道：党哪次信心不足？结果呢？”

“全场哗然。

“威廉斯挥手示意：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哈特先生，你想怎么做？”

“塞姆回答：我想，今晚就解决，现在就解决。

“大家凝神屏息，静候下文。

“让我跟韩德尔先生再赌一场！塞姆说着，向我微微一笑。

“无论如何——存心设局也罢，诱我入彀也罢，我总觉欠塞姆情。

“赌多少？我笑问塞姆。

“我们算过，若要压倒群伦，还需一亿八千三百万美元。

“好。

“等一等，塞姆补充道：不论输赢，这笔款子都归我出。此外，我所收藏的凡·高画稿五百幅，另做赌注。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梦幻石珠花。

“我打了个寒噤，这……”

“是胆怯，还是我的赌注小？塞姆一步步走近我。

“梦幻石珠花不归我所有。

“它属于谁？”

“我的母亲。

“我还可以替你找出一千个借口。

“我探出求助的眼光，朋友们避开了它。

“你可以不赌，韩德尔先生，塞姆的声调又低又平缓，那么，你就不是参议员了，你是鸡、鸡，你明白吗？

“我不能不就范：赌，顶多输掉珠花；不赌，一切全完了。珠花保住又管什么用？”

“梦幻石珠花如此珍贵吗？”我再也抑制不住好奇的冲动。

“噢，它的确是稀世奇珍。二十八颗樱桃大的东珠穿缀而成一朵梅花，中间托着那梦幻石。石呈绿色，这青翠欲滴的绿色无以名之，历代相传，称为‘梦幻绿’。”

“绿得很奇特吗？”

“比起颜色来，梦幻石珠花的本领更为奇特。它能传声显画。”

我惊讶得全身打成个问号。

“只消对着梦幻石珠花发出有声或无声的指示，凡是想过、梦过、听过、见过、读过和传说的一切形貌景象，都会立刻按照你的指示在梦幻石上呈现出来，还伴随着相应的各种声音。”

“怪不得塞姆·啥特垂涎三尺。”我若有所思。

“我们还赌梭哈。牌是十分钟前买来的，十副牌，十种牌子不同的牌。

“塞姆·啥特说：因是我邀请亨利·韩德尔先生再赌一场，所以采取下述赌法。十副新牌，韩德尔先生挑出一副，然后由他开牌，洗牌，发牌。总之，我不碰牌。

“威廉斯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塞姆·啥特说：很简单。赌注固定：我输了，交出一亿八千三百万美元和凡·高画稿五百幅。反之，韩德尔先生交出梦幻石珠



花,我仍需付那一亿八千三百万。因此,中途无须增下赌注,无须任何赌博技巧,这是真正的君子之赌。他伸手掏出财产证明和五百幅凡·高画稿的保险存单呈给威廉斯主席,然后右手向外一摆,庄容肃目,对我说:我把自己交给命运,而你的命运操在你自己手里。

“我认真地挑了一副牌,打开封套,略洗了洗,照规矩先发给对方,后发给自己。十张牌发完,由我亲手揭晓。我输了:他是四张 A 一张红桃 5;我是四张 K 一张黑桃 5。

“塞姆·哈特说:这一局不算,再赌一局。牌另换一副,程序不变,不过,你要先发给自己再发给我。

“我依法而行。十张牌发完,由我揭晓。我输了:他是四张 A 一张红桃 5;我是四张 K 一张黑桃 5。

“全场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塞姆·哈特说:这一局不算,再赌一局。牌另换——

“他的话被泰坦·雷诺打断:哈特先生,你在玩什么把戏?

“塞姆·哈特说:我的目的是让韩德尔先生心服口服。这是最后一局。一切程序不变,无论牌先发给谁,由韩德尔先生先挑一组牌,剩下的一组是我的。

“我同意了。一切照办。结果我输了:他是四张 A 一张红桃 5;我是四张 K 一张黑桃 5。”

“真有这种事?这一切究竟如何解释?”我怒冲冲地说。

“塞姆·哈特从从容容走到我面前,握住我的双手说:赌场失意,战场得意。

“不知谁纠正道:错了,是情场得意。

“情场如战场。我们合力打好这场选战。我预言,亨利·韩德尔先生必将入主白宫。塞姆·哈特显得信心十足。